

我遇见的神奇斯瓦米



这是吉塔莫汉罗姆夫人 (Mrs Geeta Mohanram) 在英国伦敦塔桥 (Tower Bridge) 举行的赛修学营的演讲摘要。吉塔家族四代都与峇峇渊源颇深；她的曾祖父，Seshagiri Rao 于 1943 年接触峇峇，并且曾多年在百善地的神庙担任祭司。故吉塔从小便开始认识及接触峇峇。吉塔与世尊之间充满了美妙的经历，以及令人惊异和富于启发性的趣闻轶事。她现居美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(Washington D.C.)。

礼拜于尊敬的世尊峇峇之莲足下，各位 Sai Ram。

我发现修学营的主题是 “All is one” (众生皆一)。我觉得这主题好贴切，我从印度移居到美国，再从美国到此参加赛修学营，一踏入此礼堂已经感觉到与大家很亲切，这就是圣主峇峇之爱把我们溶融于一体。谢谢你们邀请我到这里。

不速之客

回想于 1970 年，我的母亲首次去伦敦，她受斯瓦米吩咐到悉多罗姆先生 (Mr. Sitaram) 的家演讲。悉多罗姆先生是其中一位最早的赛信徒，他创建了英国的第一所赛中心，这也是斯瓦米在海外所设的第一所中心。

母亲从来没离开过印度，那是她独自第一次出国。慈爱的斯瓦米亲自写信给悉多罗姆关于委派母亲之事，还在信中告知母亲的饮食习惯 —— 母亲是一个非常挑剔的素食者。

在我母亲出国之前，我们到布达峇地 (Puttaparthi) 向斯瓦米道别。当时我还是一个年轻的学生。斯瓦米召见我们，祂叮咛母亲：“你别担心，我已经致函悉多罗姆夫妇，他们将在希思罗机场迎接你。”离开面试室之前，祂还问我母亲旅程所需的钱 —— 那时候印度对外汇管控严格，外汇很难兑换到 —— 并赏给母亲五百英镑。

说笑归说笑，其实当时在接待室里还有几个信徒。其中有一个妇人，当斯瓦米对众人说话时，总是不停的打断斯瓦米的话。她恳求斯瓦米说：“斯瓦米，您一定要来我们的村子。我们做了许多服务及捐献工作。”

要知道当时的赛组织还在起步阶段，没有现今的系统，而斯瓦米委任了数人在不同的地区领导其组织。

斯瓦米讲话之间，那个妇人便插嘴说：“斯瓦米，你一定要来！”起先斯瓦米不理睬她。当她第三次再说同样的话时，斯瓦米瞪着她道：“我已经去过你的村子了。”可怜的妇人还不识趣地说道：“没有！斯瓦米，您没来过！”

斯瓦米改变话题，忽然又瞪着她问道：“你们村子的服务办得怎样了？”斯瓦米的问题令她非常高兴，因为她就是当地的服务活动负责人。她连忙回答：“斯瓦米！我们的服务做得很好；一开始只有五至十户人家参与。”

斯瓦米曾经指示过信徒们，每日执行服务活动时，把当天要煮给家人吃的米粮留下一把，收集起来，然后大家定期把这些米粮烹煮，分派给穷人。这种每日储粮的习惯，在我们吃每顿饭时，提醒我们还有许多人吃不饱。

于是，妇人继续说：“斯瓦米，开始时只有十户人家储粮。现在已经有一百户参与，每次都收集到约二十五公斤的米，施食于众多穷人。斯瓦米，这个服务真的做得很棒。”她这么做是自讨苦吃了。斯瓦米不喜欢信徒自夸，而应当由斯瓦米去评判。于是斯瓦米说：“哦！很高兴，很高兴！”妇人听了乐得飘飘然的，心想回到村子后可大肆宣传一番了。

突然间，斯瓦米转问：“你用什么米煮饭的？”妇人回答：“哦！很好的米。我们用很好的米。”斯瓦米说：“我问的不是其他人，我只问你！你用什么米储粮作布施？”她答：“好米。”斯瓦米回答：“哦！真的吗？好米。”妇人重申：“是的，斯瓦米，很好的米。”同时她一直在催促斯瓦米：“斯瓦米，您一定要来我们村子看看我们的布施！”

斯瓦米说：“很好，很好。哦，我知道了，5 卢比的米自用，捐出的是 2 卢比的米，布施给穷人。”她连忙辩驳：“不，不，斯瓦米！”斯瓦米回答：“是真的，真的，你不相信我的话？五卢比的米自用，捐出两卢比的米。”显然，5 卢比的米质量较好，2 卢比的米是劣质米。她继续辩驳：“不，斯瓦米，我捐的是好米。”

这时，斯瓦米面色一改，脸上的笑容瞬间消散：“你不相信我？让我给你证明。你还记得两年前，一个乞丐上门向你求乞说，‘夫人，请你给我一些米充充饥吧！’当时你拿了一包用红布包着的米送给那个乞丐，那包米原来是准备用来做布施的。你不相信吗？等一等。”斯瓦米走入内房，不久拿了用红布包着的劣质米出来，说道：“这不是你给我的米吗？我已经去过你的村子了！”

你可以想象那一刻的寂静以及尴尬的场面。可怜那妇人羞愧的无地自容，静静地流泪。而在接待室里的十个人，从那天起绝对不敢对任何服务活动抱着敷衍的态度，绝对会做好本分。这段经历让我知道斯瓦米可以在任何时刻以不同的身份出现。

这就是我由童年开始认识的神奇斯瓦米。祂是我的母亲、父亲、亦师亦友，当然也是我慈爱的主人。

让我告诉大家我家族的背景。我祖父于 1943 年接触斯瓦米，透过一个非常奇特的方式。其实他不想见斯瓦米，而是我姑母们硬拉着他去。我的姑母们在六个月前，即 1942 年，遇见斯瓦米。当时祂只

有十六岁。她们为斯瓦米的歌声和讲道所感动。斯瓦米吩咐她们参加十月间举行的十胜节（Dussehra）庆典。于是姑母们要求祖父陪行，因为当时去百善地的路途艰难险阻。祖父起初并不愿意同行，后来在她们半哄半逼的情况下答应了！

布达峇地之旅

布达峇地离开我们居住的班加罗尔（Bangalore）只有区区百里，但以当时的交通条件，我们必须花上一天半的时间才可抵达。我们于下午两点从班加罗尔启程，凌晨两点才到达一个小镇，贝努贡达（Penukonda）的火车站。我们在那儿下车，而所谓的车站只是一块花岗岩。在凌晨两点钟，一个人影都没有。我们拿出带来的被单，席地而睡。早上六点钟，长辈们便去附近的乡村买些牛奶给我们充饥。

当村民们知道我们打算去布达峇地，他们都不愿意卖牛奶给我们，因为他们质疑这个只有十六七岁，自称是神化身的小伙子是个疯子，而我们这些前往朝拜的城市人只会把情况越弄越糟。他们甚至向信徒扔石头，咆哮喝道：“乘下班火车回家吧！不要去了！”可怜的赛信徒坐在地上，口中不停地唸着：“Sai Ram, Sai Ram！”

偶尔有些善心人可怜孩子饥饿而卖给我们一些牛奶。到了早上七点，我们乘坐牛车去另一座村庄，布加巴南（Bukkapatnam）。然后我们有两个选择；一是走路到吉打瓦地河（Chitravathi River），涉水过河到百善地的旧庙，或选择乘坐牛车。

如果驾牛车的家伙心情好的话，也许会让牛车涉水过河。有时他选择不过河，因为水位太高了。那时候的吉打瓦地河床比现在的深和宽，尤其在10月份的雨季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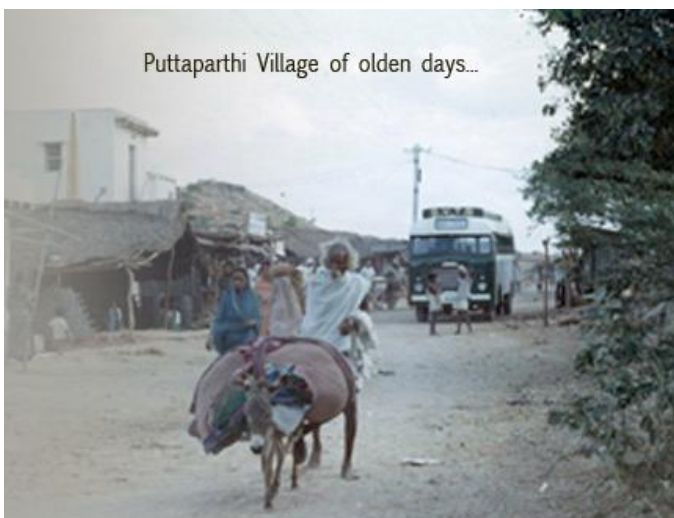
1940至50年代的布达峇地

有时，他只愿意载孩子和行李过河，成年人不得不涉水过河。可怜的女士们穿着纱丽涉水，又不懂游泳，吓得她们大声尖叫。

我记得我们一班孩子坐在牛车上过河，当牛只走进河里时，它们开始游泳，而牛车在水中漂浮。我们和行李被抛上抛下，大家吓得大声呼喊：“Sai Ram, Sai Ram”。旅程由前一天的下午两点开始，直到第二天中午十二点，全身湿透了才抵达布达峇地。

然而，尊敬的斯瓦米已在彼岸等待着我们：“来吧！你们一定很疲倦了！女士们全身都湿了，快进来吧！”

当时布达峇地没有餐室或商店，我们必须从家里带齐食品。那里也没有宿舍或旅馆，所以我们到旧庙居住。那里只有三间房间；一间是斯瓦米的，一间给我祖父，其他人只能挤进另一间房子。当我们更衣出来的时候，食物已经准备好了。斯瓦米早就吩咐了村里的女士们煮食，确保所有的孩子和夫人都吃得饱。这时已经大约下午 3 点，斯瓦米总会跟我们话家常：“啊！现在大家肚子都饱了，坐下来告诉我，班加罗尔的情形？你们还好吗？打算留下来多久？”



祖父与十六岁的神童

布达峇地的旅程就是如此的辛苦，所以姑姑们请求祖父陪同。姑姑们哄着他说：“哦！你不必去见祂，你只要护送我们到布达峇地。我们实在想再会见斯瓦米，祂吩咐我们一定要去！”我祖父是一个保守的婆罗门，他说：“好吧！我可以陪你们去，但是我不去参见一个十六岁的小伙子。他没受过教育，又不是婆罗门，你们却相信他是什么神童，你们都疯了！我只深信主湿婆（Lord

Shiva)。我把你们安排好，我就去亲戚家住宿。”姑姑们都很高兴能邀得祖父同行。一路舟车劳顿中，祖父一直骂声不断。

傍晚，斯瓦米习惯地坐在旧庙前的一块石头上，大家一起唱赞歌，一个接一个领唱，而斯瓦米也参与。峇赞正在进行的时候，祖父和两位姑姑抵达现场。祖父望了斯瓦米一眼，蓦闻“彭”的一响，祖父晕倒在地上。两位姑姑不知所措，斯瓦米立刻站起来，连同其他人把祖父抬进斯瓦米的睡房，安置在祂的床上。祂说：“不必慌，过两天他一定会好起来，你们去继续峇赞吧。”

峇赞完毕后，她们忙问斯瓦米：“我们的父亲怎么样了？”斯瓦米说：“不必怕，他醒过来时，他会告诉你们的。他没事，这两天我会照顾他。”

斯瓦米很细心的看顾这位五十八岁的老人，每两小时喂他喝水，并变现圣粉置放在他额头上。两位姑姑一直在操心他到底什么时候才会清醒。

两天过后，祖父清醒过来，脱胎换骨的变成了另一个人。他说：“孩子们，你们可以回去班加罗尔了，我要留在这里。”姑姑们惊问：“你说过你不要到这里来。现在你不跟我们回家，到底是什么回事？”祖父说：“当我看见坐在石头上的年轻人的时候，他的脸显现主湿婆之像。我看见祂头上的月亮，我也看到祂额上的第三只眼！这就是我五十年来所膜拜的主湿婆。我找到了主，为什么还要离开呢？”

于是，他辞去了工作，不再回来班加罗尔。他跟随着斯瓦米，至到1965年他往生为止。因为祖父的关系，我父亲从二十一岁就开始信赛；而我也幸运的出生在这个家族，故能及早成为赛信徒。

收拾行李

我和外子住在班加罗尔。外子管理赛中心，而我是中心的德育老师，我们的孩子也出生于此。我们非常活跃于赛活动，时常有缘与斯瓦米接近，所以根本没想过离开班加罗尔。1988年的某日，世尊出乎意料地指示我们去美国出差。这简直是一个晴天霹雳，我们一点也不想离开，难过得哭了，我的脾气也变得不好。在斯瓦米面前，我一直像个被宠坏的孩子，但是他总是包容我，好像慈母一般。我坚决不要离开而世尊却不收回成命。

我离开的那一天，祂跟我说了一段感人的话。祂说：“你知道吗，你在我身边多年，拥有这么多的经验，你以为那是免费的吗？”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。他继续说：“你必须走了。你在这里所见的是一个小小斯瓦米，只有五尺三寸高的斯瓦米。当你离开我到美国去，你会看到一个遍布宇宙的斯瓦米！”

果真如此！我参加了多个赛生活营，见过众多信徒。当我问起他们如何得知斯瓦米，他们告诉我许许多多不可思议的故事。我感到无比惊叹：“我的天啊！我以前在邦加罗尔，遇到一点小事情都要询问祂；而这些信徒们从未见过祂，与祂谈过话，却如此虔信祂。斯瓦米是怎么办到的？因为祂的爱照耀众生，因缘成熟就自然的归向祂。我到美国之后，多年来我终于参透世尊的意思，看到了一个遍布宇宙的斯瓦米。

神与狗

我想起童年时斯瓦米写给我表哥的一封信。他当时住在迈索尔（Mysore），离我家约八十里外。

当时他的母亲前往布达峇地参加一项活动，预期两天回来。孩子们独自在家，最大的孩子只有十六七岁。斯瓦米要他母亲继续逗留在布达峇地参加他的生日庆祝会，那几乎要待一个月的时间。她恳求斯瓦米说：“斯瓦米，我把孩子们留在家中无人照顾，我不能逗留一个月。”

斯瓦米答：“你为什么担心他们？我会去看顾他们的。”她说：“不，斯瓦米，孩子很小，我不在家他们会害怕。他们还要上学，而且老大将要上高中了。”斯瓦米说：“别慌张，我会写一封信给他们。”于是，斯瓦米写了一封信给我表哥，而他一直保存至今。

信中写道：“你亲生母亲不在身边，但是你的宇宙之母，那万物创造者，在你身边守护，你会否担心？我会时时刻刻在你们身旁！”接着他在信中详述他们的日常生活点滴。写完了这种种事件后，结尾时他说：“假如你还担心，你不是有只狗在你家吗？白天它是一只狗（DOG），晚上它就是神（GOD），祂会保护你们的！”

午茶的精彩好戏

我记得斯瓦米非常赞赏卡里阿帕将军（General Cariappa），他是印度独立后的第一位将军。他身高约 6 尺 4 寸，所以与斯瓦米说话时，他必须俯首下视斯瓦米，而斯瓦米则抬头望他。为了尊重斯瓦米，他总是蹲下身子使斯瓦米能够平视着他。

某日，斯瓦米答应来我父母家吃晚餐，卡里阿帕将军趁机邀请斯瓦米在途中先去他家喝下午茶。斯瓦米一口答应，并问他茶会的时间。将军答道：“下午五时正，一分钟不迟，一分钟不早。”

卡里阿帕将军

斯瓦米每次出门都是我父亲负责接送。这一次斯瓦米要先去卡里阿帕将军的家作客，再来我家吃晚餐。我父亲是一个不善于认路的人。他熟悉从平达湾（Brindavan）直接到我家的路程，可是这次要绕路去将军的家，他心里很困扰，一点信心也没有。所以他决定提早一天演习一趟。

斯瓦米也提醒他一定要准时到将军的茶会，令家父更加紧张不安。

当时我只有八岁，父亲载斯瓦米出游时，我都会跟随。茶会的前一天，父亲和我驱车到平达湾，从那儿再驶到将军的家，接着才驱车回家。父亲记录下路程所需的时间，务必要准时到达。当天，我们按照时间到平达湾接斯瓦米。斯瓦米上车后问道：“你知道如何去将军的家吗？”父亲满怀信心地说：“斯瓦米，我识路，昨天我们已经试走过一趟。”

路程很顺利，我们提早了十分钟抵达将军的屋前。斯瓦米说：“我们早了十分钟，记得将军说过要准时。不如我们到附近兜几圈，五点正再回来吧！”

你可否能想象到家父当时惊愕的脸色！他依照斯瓦米的吩咐到附近兜风，但是却不知道如何回到将军的家。他又不肯向坐在后座的斯瓦米说明自己不识路。他低声吩咐我要记得路名，往哪儿转，而我只有九岁，根本帮不上忙。

斯瓦米俯身向坐在前座的我们说：“不必慌！我识路。”斯瓦米指示我们回程，到达时刚好五点正。这就是世尊，非常的守时、守信。

说或不说

1996年，一位美国赛生活营的负责人邀请我去演讲关于世尊与我的故事。我一口拒绝了，因为我还没有请示斯瓦米可否把祂的故事公布。负责人坚持这是为斯瓦米的服务，而我则犹豫不决。他一直鼓励我，而我真的非常紧张不安。我曾经主持过道德教育讲座，相关的资料可以参考 Sathya Sai Speaks。那种演讲内容我已经驾轻就熟，只要遵循斯瓦米的教义即可。

现在要我讲述与斯瓦米的个人经验，我认为那是一个非常大的责任重担，所以我不敢承担。最后，我说：“好吧！世尊在班加罗尔，我求家父请示祂吧！”家父服侍斯瓦米已有六十年，他做事有一个原则：“我绝不会为我自己或家人请求斯瓦米”。我不知如何向家父开口。后来，我想这并非私事，而是赛中心的事务，我相信可以请家父向斯瓦米转达我的疑问。

于是我在星期四下午拨电给家父。他刚从平达湾回来，他接电后立刻说：“哦，我很高兴接到你的电话，我有件事要告诉你。”我说：“我也要告诉你一件重要的事情，让我先说。”他说：“不，不，我这件事是斯瓦米的指示。”我说：“哦，斯瓦米说了什么？”家父接着说：“斯瓦米跟我开车兜风时，祂问候你并要我告诉你，如果有人邀请你演讲，你一定要去！”

显然，家父对斯瓦米的话不甚了解，斯瓦米解释说，“告诉她，执行世尊的任务，不必犹豫。”

家父为人耿直，他在电话中问我：“你难道没有做斯瓦米的服务？”我回答：“当然有，还做得蛮多的。现在问题是他们邀请我到生活营演讲，所以我想求你问一问斯瓦米，我可否答应？”家父马上一口拒绝：“怎么，你要我代你问斯瓦米，不可能！”

我恳求家父：“请你帮忙向斯瓦米请教，因为这是赛中心的公事，并非私事。”他说：“世尊不是已经告诉你，做祂的任务不必犹豫，放心去做吧。”我说：“这是一个有整千人参加的大型活动，有资深望重的演说者，如 Dr Hislop and Dr Goldstein 等等。我怎么敢与这些大人物同台演讲呢？”家父重申：“我不会再去问斯瓦米。你周末再打来，如果祂有话吩咐，祂必会告诉我。”

在等待中的我如热窝上的蚂蚁，非常焦急。好不容易等到了周末，我致电家父。他说：“世尊叫你一定要去演说。”我问他：“他还说了些什么？”家父说：“祂在我车上问道‘为什么你女儿还在犹豫？她到底怕什么？’”

斯瓦米知道我是一个犹豫不决的人。家父告诉世尊：“她很紧张，因为有整千人出席，还有资深望重的人物演说。”斯瓦米说：“叫她出席演说。”于是我在 1996 年第一次上台演讲。1997 年我回印度，斯瓦米问我：“你有去演讲吗？”我答道：“有。我以后不必再演讲了，好吗？”

世尊望着我说，“哦！你以为那是你在演说？”我说，“我不想再演讲了。”祂说，“你以为你在演说？你怕什么？你只不过是一个录音机，当我开机你就说；当我关机你就静下来了。”

这就是我如何开始演说的故事。我想现在我应该静下来了。

Sai Ram。

摘自：http://www.saibabaofindia.com/h2h_july.htm